

楓軒稿

173
23
6



暮春與小宮山兄遊神崎

水長谿邊水城西烟景微茫路欲迷此日杖頭無買
醉風流豈復少阮嵇

同有感舊遊

經歷幾回此地期春陰且恨物光移舊知己云新知
伴只有百花似昔時

予嘗從東壑谷田部先生遊神崎先生有二詩予
亦同之先生曰昔日與谷維楊遊于此有似今日
而維楊既為泉下人故後詩如此頃日菊池伯斐
得其遺詩即寫示之今讀其詩猶彷彿接其音容



也屈指距今既三十年先生之墓木亦拱而具嗣
絕矣豈不憾愴哉

文化十四年丁丑三月廿六日 小宮山昌秀識

去歲 君等官務之餘暇遠探京洛之勝轉而至余
藩幸得就逐旅一接 清儀未悉叙所經 君等
已就歸途惟恨不能抵手於風月之間耳遂辱書問
感荷行堪因綴鄙言寄呈

昨夜汀洲落雁聲 一封書報合歡情高亭剪燭曾
同話古驛留車且結盟西池風光人已遠滿天寒影月
空明相思只有閨客夢 到東方 水戶城

石川德貞 字通夫

尾張人

小宮山君詞伯文榻 伏乞 高和

字呈

小宮山君吟榻

左歲編交海上秋名天離索意堪愁
相見倘問如今事
月照蓬萊舊酒樓

寺島天祐

尾張人

留別勢州諸子

遊歷山川遍又探石室遺流風見舊俗
傾蓋多新知
恨此別離遠况逢佳節期
東西千里遠晤語復何時

宿吉野下市驛

旅亭臨水：潺湲酌酒賦詩
屬夜闌
遙莫芳山春不
住亂飛螢火作花看

移楓村舟中

百里辱君命舉家移治村
浮雲遠遠逐暴浪撼乾坤
停碑待風穩推蓬恨月昏
不知我意苦天際飛鴻喧
右三首存于爐餘破故紙中

公勤說

吾黨石川子^兄年少於予十年矣穎發嚮學曾具冠也

予字之曰公勤^兄請具說且記之予未果會公勤

以職事有江戸之行抵予告別有離羣索居之歎予

不能無言廼記具說送行

古之學者在家能孝能悌故及出事君也亦能忠任

職敬其事後具食夫子之為采田^畜蕃蓄息焉司職吏

會計當矣可視具用意不卑小官也宋呂先生者童

蒙訓有言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慎勤知此三者

則知所以持身也而後職事可脩也人之在職雖卑

小也。豈可忽諸。今視世之為吏者。諂媚求容。簿書期會。僅取一時之給耳。所謂任官一日。宜立一日。紀綱者。其何在哉。學術不講。操執無節。上畏權要。下欺猾吏。不能自有。而遂失其本心。不亦哀哉。故學者在職。自有其善於存心。心一放。則終不可收焉。亦何任其職。脩事舉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與學。豈有二通耶。苟得其道。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事不成。何職不脩焉。君夫在職。摸稜含糊。攘手徒窮日之力。謂之勤矣。非吾所知也。夫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惰。公勤自擇。而勉焉。何誤予言。予特廣

具說以塞責爾。

寬政四年壬子夏五月

予字之曰公勤。請

予不之曰云云

昔嘗以八十年之計十年之天賦分與世嘗具此

公建

江雪茶話序

江雪荻君與予友善每相會談論不覺晷移也然荻君未嘗感否當世人物予意甚重焉頃日錄茶話一卷示予其所見聞之嘉言善行採錄無遺予所未嘗聞也其用意之深厚可以觀焉予讀至甲撰之民至今追慕武田豐臣二公掩卷長嘆之或在傍哂曰子與荻君其先皆甲州人也常云甲越二公用兵古今無比稱贊極口

豈非有公中之私者耶。昔豐臣氏之用兵，懸耳無遺謀，敵如神，所謂迅雷不能掩耳者也。如屠北莊，陷小田原，易猶反掌。於是四方臣服，威振海外。嘗謂人曰：如彼信玄、謙信陣法，兒戲耳。今二僧在我，能使彼列鹵簿，叱行人而已。彼之早死，不亦幸哉？是雖一時之戲言，固似不可誣焉者。若二公在其殆哉，予沸然起色曰：何其然！小牧、長久手之役。

東照神君以寡兵，歷豐臣氏、豐臣氏圖窮術盡，質

毋請和。

神君非豐臣氏所畏耶？曰：然。味方原之戰，

神君殆為甲兵所窘，而甲越二公屢交兵，終未有

優劣二國。

神君所不輕視也。雖豐臣氏用兵神速，以是視之，恐不能破甲越堂之陣，獨成豎子之名。賴二公早死耳，何如弄弱敵，圖將於股掌耶？或不能

答唯之退荻君其以為如何終以其語置茶話
之首文化丙寅十一月十八日小宮山昌秀序

教餘見聞錄序

常陸鳥巢東峨上人一向專念之教濟度衆生也
奔走東西飛錫千里無有寧日具教餘所見聞嘉話
善行採錄為冊書所不盡則畫以發意詩歌以贊之
具意謂有觀感興起改惡移善者予也道不同如其
教未嘗有聞焉然見世奉書師之教者老弱婦仰篤
信不違言不違在事言不違之言不違初東海偏鄙之民有言不違
言不違居家必用無有三人教言衆生一言不違漸教十百里而特平儀濱民
奉書師之教者無有一人深具弊者可見具教之入
民心篤信不疑非他之所能及也蓋上人之意欲使

答唯之退荻君其以為如何終以其語置茶話
之首文化丙寅十一月十八日小宮山昌秀序

教餘見聞錄序

常陸鳥巢東峨上人一向專念之教濟度衆生也
奔走東西飛錫千里無有寧日其教餘所見聞嘉話
善行採錄為冊書所不盡則畫以發意詩歌以贊之
其意謂有觀感興起改惡移善者予也道不同如其
教未嘗有聞焉然見世奉書師之教者老弱婦仰篤
信不疑雖佛在世何以能過之初東海偏鄙之民有
貧不舉生兒者其弊漸及數十百里而特平儀濱民
奉書師之教者無有一人深其弊者可見其教之入
民心篤信不疑非他之所能及也蓋上人之意欲使

世之淳熙弊者皆如平磯民也其餘孝子貞婦小善
不遺陰德必著則匹夫匹婦之改惡移善亦復可虞
幾焉豈非大方便乎近時國憲嚴禁殺生兒又錄
孝義之者上人善諭之行于世是在斯時乎如予不
肖亦奉公命辱治民之職者聞是舉不得不喜焉烏
巢去予所管之地不遠以故上人時時來訪出是書
示之請并言於是乎書

文化丁卯五月

題周野子言逢厚堂

小少與君俱筆硯出身奉職復相同滿堂書畫政餘
日披展自娛几案中

夏日會肥後人藤澤長舊觀波鏡火門人松田
陳有詩贈予答之

詩材愛敏捷又見杏林榮潤源有師授鏡火映波明
次大場大夫題浮民記韻

北狄穴居天一涯嗚呼自治置荒夷誰知浮民歸鄉
日即是書生投筆時

送東雅上人之京

短節千里通漫、何似人間行路難。好去東山君到日，落花更作雨花看。

和丈剛老師見寄韻

湖南晴色正堪憐，遠雁飛入暮天象外遊。方無星礙，禪餘妙解有詩篇。津梁此處宜留錫，講法幾場時設筵。自是千秋介眉壽，喜君三界法燈傳。

和臥牛山人見寄韻

飛州人姓孟曰名義臥牛山金林氏故墟山人居近焉故云

萬德饒天爵，知君福達尊。高山遙對坐，高山飛神水近通村。神通川在飛州講樂時肄業，明經獨專門。紅楓兼彩筆，長此照秋軒。

潛鋒先生略傳

外曾祖父潛鋒栗山先生諱愿一諱成信字伯立俗稱源助山城人也本姓長澤後改姓義未聞父曰良節以儒仕淀城主主殿頭石川憲之々々好著書常使良節筆記良節與京人鴉飼真昌等善先生年十四游京師受學桑名松雲時彈正尹尚仁親王好學愛才真昌即薦先生親王愛之常侍左右伴具讀先生每讀舊史慨嘆保元建久之際王綏解弛政柄歸外也錄

後白河帝即位以後三十餘年間事之最大者名曰

保建大記上之親王擬體范氏唐鑑取旨朱子綱目
政之得失事之是非一皆斷以古義其意以為詳審
亂幾昭鑑戒乎後王辭嚴而文雅觀者嘆曰前人著
作無比之者時年十八歲明年親王堯先生隱於柳
馬場家貧無擔石之儲鬻衣袴當食讀書晏如自號
具廬曰潛鋒嘗從松雲看花郊外歸則據梧讀書松
雲有僕伺之歸戒其二子勿讀書近隣父老亦相謂
古有聖人者豈如此人耶先生有大志常言寧為虎
而死矣勿為鼠而生矣其作詩文甚忌雕巧纖弱多
不與時好合人或以為拙先生笑曰以拙命我甚當

矣吾與其小巧也寧大拙矣因又號拙齋主人年二
十三東遊來江戶會水戶義公設彰考館延四方
文學之士真昌亦來仕乃厚先生公召之總裁編
修事義公告老先生屢侍西山恩眷有加焉公
亮肅公命先生及中村顧言掌殯葬諸儀悉從禮
公謂二臣曰客人欲證先公以義如何二人曰證
法制事合宜曰義見義能終曰義公之言是也議
終定矣又命先生及中村顧言安積覺酒泉弘撰
義公行實四人相議書成先生之筆也安積覺嘆曰
潛鋒之文不能贊一辭也初義公之堯修史之業

未全備先生與三宅輯明等分局編纂先生之力居多焉先生生而羸弱體如不勝衣具與老牛觀瀾等檢討議論也傍人或以為不堪焉然每論至精微意氣昂二子如不及者寶永三年四月七日病歿年三十六歲葬江戶駒籠龍光寺無子以弟平為嗣先生學博才優具議論確偉文章穎發而稟命不永人皆惜焉初先生所抄錄書有六十卷欲效津逮秘書成一書未果平生所劄記有十數卷名曰敝帚集後皆罹災烏有矣時與同僚書曰家資蕩盡大極本無極也具曠達足^以見乎生焉又欲作倭史後編繼本館

編史之後也先修

後小松稱先後花園三帝紀具書略倣本紀之體至叙室町將軍則兼編年之體凡臣下事蹟小而驕縱不法大而畔亂殺戮皆備書之註具所出曰參攷述具緒餘曰友註事有可議者輒著評斷之剴切透徹皆中事機具志蓋欲帝紀至後奈良正親町將軍至義輝義昭以室町之盛衰而衍至

後陽成以叙信長秀吉之興廢也未果而沒後數年老牛觀瀾等相議刻保建大記行于世讀者服其議

論正確或為之註解或聚衆講之具遺文燼餘者身
平輯之為一冊亦名敝帚集平一名敦恒俗稱平歲
以兄嗣入彰考館修參考源平歲衰記平亦無子純
嗣先生有二女長適幕下士福固元賢次嫁吾祖程
軒諱昌嶠生先人秀亭先生外屬末胤洒掃吳墳塋
而傷具祀純焉近聞有人欲以先生事實編入一書
也問之余余喜其舉然先人知失怙恃外家之事未
嘗有聞之今姑採掇散見諸書及古簡破牘中者述
略傳以贈焉云

文化六年己巳十一月 外曾孫小宮山昌秀識

士信嘗聞 國初召還侯國以文聞者莫先於

義公又莫咸於

義公故當世老儒巨匠輻湊于貴藩嚙人至今動則
稱 公雖三尺童皆能知咸為士信之幼心竊慕焉
士信生于麾下勤學已淺游藝亦拙弱冠喪父尋補
小姓審士公務漸加勤業愈疏加之性質驕鈍往往
受非文非武之誅然性好讀書不暇顧巧其拙日夕
披帙咄嗟是耽竊謂昇平二百年實遇右立之時左
師宿儒騷人韻士比肩續踵而彼諸家之傳未嘗有
詳且盡者也士信欲就編一書盡收諸儒之傳記稿
有年于茲至于貴藩堂下儒林豈容窺之乎偶值會

計吏原生而謀之生懇情不措因得儒家傳若干中
有潛岑先生傳抄讀之則其外曾孫小宮山君所撰
初知先生事實當時無傳而君為士信探索所輯矣
嗚呼君之於先生也可謂勤矣而為士信也亦可不
謂厚乎爾來會有故擲筆多時尋承
肯掌地誌編修之事日入府殆廢私業以故遷延
日之一日未及一辭報謝願君勿咎今逢春日遲
遲寄書緘方終得謝萬一又呈別副件是士信所
疑得君指南以擴淺陋則幸甚唯願俟他時君到于
江府一容面謝外卒不宣

辛未閏月初七

閩宮士信頓首

小宮山君

格下



副啟

觀濶三宅先生元仕于貴邦先生事實有傳否
潛岑先生全集貴邦有之乎士信頃得彙集一本
是先生全集殘缺也惟恨不得全本

澹泊集求之未得貴邦類本亦定應多如何
佐竹家譜載常陸國那都郡之拾芥抄載秋津郡二
郡並無他所見土人有傳乎
北條家傳云氏政後來發食常陸國四郡所謂四郡
不知云々土人定應有傳清示其說

士信拜呈

本月七日辰書達自同藩原子簡披緘捧讀如始接
芝宇望 光範幸甚承諭 足下欲著一書多收諸
儒之傳就會計吏原生者得弊藩儒家之傳若干篇
中有潛鋒略傳似僕焉 足下述者故賜書致謝感
載何已蓋自惺窩先生以不世出之資經伊洛之統
以來名公鉅儒相踵輩出而未有其傳記詳且盡者
僕客歲聞 足下著書私心竊嘉之况如栗山潛鋒
僕外曾祖父如略傳中所述故漫然錄呈焉幸被採
收僕何喜加之顧貴述近得脫藁若得許富同受賜
多矣又諭 足下奉
台命掌地志編修之事鄙人生長東藩未嘗知

幕府有此盛舉得足下之書始審之近時府志縣錄所任有之皆出私撰多鄙俚拙俗無有足觀者今足下輔翼

有文之治持有此

命自有風土記之撰千有餘年絕無而又有者豈非曠代之盛典乎嘉惠天下後世不為貽笑僕等當拭目待其書之成也承下問數件別錄具陳僕職承之治民不能至江戶拜下風自後鴻書往來得歸交於教百里之外亦唯幸時下春寒猶甚健飯自重不備

閏月晦復

子節間宮君足下

小宮山昌秀再拜

別副答下問五件

三宅觀瀾初仕弊藩其事跡今無傳之者如僕所聞

觀瀾名緝明字用晦

續時人傳俗稱九十郎京師人也與兄石庵

名正名字實

父名萬年

刻苦讀書以能文見稱

飼真昌上具拜楠子墓詩於

義公公即辟之

拾遺

語曰觀瀾著聽雁行記

義公讀其書召為史館編

之今從先達遺事其詩載在觀瀾集中

修累遷總裁多可建議協

公之旨

公即世仕

肅公肅公獻禮儀類典使觀瀾代序其書

文昭公

讀其文嘉之寶永八年韓人來聘源君美薦之升為幕府博士應對韓使韓人感其學問文章屢賞之退

評應酬唱和者以觀瀾為巨擘未幾歿所著有中興
鑑言復讎錄觀瀾集觀瀾初在京師放達不羈好擊
鼓及一見淺見綱齋惓然改節師事之綱齋亦愛其
聰敏篤學然故態未全除一日遊妓家綱齋聞之怒
絕之按潘昇孝德儒林傳曰觀瀾仕水戶綱齋其仕
水戶僅與一僕居或疑有幕府召命密傳之者故
如此人或以是薄之然其議論正確無有具比與老
牛潛鋒共局修本史蓋其功居多云觀瀾弟維祺號
佩韋稱總十郎亦來仕水戶後疾狂自焚
潛鋒全集罹災烏有焉燼餘遺文僅存者身平託之

藤咲正方正方繕寫得一冊藏諸彰考館足下所藏
或是乎他日使僕一借比較幸甚

澹泊齋集一部藏之者有之類本殊少

佐竹家譜那都郡云々那都疑那珂佐都之訛中間
脫珂佐二字也那珂郡今見存焉佐都郡見于東鑑
即久慈郡薩都鄉今有里宮村當時群雄割據各占
私地或有稱郡者常陸有閔郡笠間郡吉田郡等皆
非天朝所置佐都亦其類而已拾芥抄常陸秋津郡
今不詳其地常陸國志亦既云之
北條家傳氏政營食常陸四郡云々當時常陸巨族

佐竹氏領那珂郡以北與北條氏戰而在那珂以南
者小田大塚等多屬北條氏其地在信太新治筑波
茨城行方鹿島河內真壁等之郡四郡未知指何地
也

又啓

余酒林先生博士人見先生世傳其業海內仰之
如泰山其傳記行狀足下或藏之借覽雖祈濬銘略
傳後又承命即寫呈馬冀領納

教下弟子飯村 就 恐懼再拜謹啓

楓軒小宮山先生左右古人有言曰人有能有不能 就

愚竊以為人信有能有不能也故事任能則易處不
能則難、易在人而不在事亦復何論今以就之愚
不能非謂有敢比於人也唯舉就之一身而言之則
亦似少有能不能也客冬就之處不能也挹、自失
宿病歲時閉塞鄰死當是時就欲一日有所報以死
而且不可得也幸賴

先生覆燾之

恩得及陽和發生之時夫東風解凍蟄蟲咸振雨水

時生草木向榮豈謂雨露之未浹洽与朝華之易零
落哉就猶雖疾欣然氣息始甦於是乎就欲奉所能
以勉強從事乃請命

東里先生而不見許就亦不敢請遷延教日執友逼
迫催就以其所不能相繼蒙

先生之

嚴教就實不堪踴躍又不敢康寧因神久微而再請
命於

東里先生久微傳人命曰今我命汝屈而汝不聽我
將自屈且汝與使我屈寧汝屈之命既如是就何

不敢悚從夫屈身而不屈義者子弟之職也况有
官守乎就雖驚豈敢不供職哉猶何辱命然而就
自獲疾居常所不能欲抑而行之則心氣鬱結殆發
狂况今四體痿痺猶且不能奔命乎亦將如之何
是就之固所畏也然就初意私謂

東里先生之取人非必就也然則能否相濟幸而無罪
也既而復不敢取人也則就實無所承事而適慢矣
廢何所逃罪縱令就今日謝疾避賢路亦唯命也
若夫矜其不能為又取一人使就有所免罪則是

東里先生之惠也就之素願也非所敢請也幸如

先生再加惻怛之愛得

懇諄以

申解諸

東里先生則是所謂朽木生葉枯骨更肉者也。就敢披
心曲敢陳愚衷夫疾痛慘怛必呼親者實發於至情
嗚呼就生之後逢此百憂致前憂後無父兄之以可
恃是就之瞻依

先生所以號咷哀訴也然事急則不能安言痛切則不
能緩聲今就當急切之時恐其言之危其聲之厲亦
不自覺實不堪戰栗之至冀

先生寬恕其不及俯垂照鑒

就

恐懼再拜

與窪本蟠龍

昌秀白時下漸熟平安好不延方村一二良民頗嚮
學設鄉黨勸諭之小校屈貴兄授業月旦品評改行
易轍非貴兄教諭之深且切焉能如此多謝近創小
堂奉先聖^{初任}監官之署蘋蘩之屬苟將伸微忱即使秀
題具主昔者州郡有學今廢既久秀不敢未能知題
主之式唐贈先聖以文宣王宋加至聖又改至聖元
為大成至聖明去王稱至聖先師皇朝嘗從膳大
丘之議用文宣之號自後數百千歲未聞有改議者
秀近伶人問古河文學於昌平學之主式對曰學安

不像又用大成至聖文宣王蓋如大成至聖 皇朝
雖無令文中庸孟子有明證則用元人之加號後昌
平學之制式題曰大成至聖文宣王之神位亦無害
耶明儒立文莊以加大成為非伊藤東涯以為本
朝令式專依唐制今日不當稱大成至聖又不必可
曰明氏之稱也秀淺見寡聞不能沒具是非敢請教
冀明示不宣

下總久保本太郎右衛門北彌再拜謹復書于水藩
小宮山公執事足下時維徂暑炎威日馳忽得瑤音
始審清容教健起居安詳書中辱及延方鄉校之事
僕也惰夫生農之家自執耒耜以服田畝者固其分
也何圖恭遇大邦學政之餘澤謬接鄉校之末席亦
唯以幹校事者一二故舊世俗之歡識面顏卒不能
辭僅欲承闕之以有俟其人者今且四年矣僕每臨
席不啻不言戰膚泚唯人之彈我曰彼何人抗顏自
好者而執事以教諭賜言僕為之寒心且慚愧焉加
之執事初賜芳問繼之辱寵臨茅廬僕無賴妄行何

面目堪之而復被論及校中神主之議顧僕幸賴父
祖之慈訓雖目僅視文字亦唯足記姓名供徭役耳
如所謂神主題式等何得辨知之乎僕固不能解文
字章句况於制度文為乎况於國家之典乎蓋大邦
置史館修國史如此之類應有定說而執事思廣異
聞下問及如僕者何具含光弘大如此哉僕無芻蕘
可取雖報然者固在所不辭而終如執事之誼何唯
是以執事舉示精覈而賜以聞其說遂所以謹誦之
敢請益也夫昌平學弼國學而用元氏之加號僕竊
以為其釋奠之日官有令職有人非家祭之類而以

此稱之則縱令無令條亦是同體定者乎未知其始
有令而稱之乎將成於儒士之斟酌者乎雖然業已
如此何問其始又不知如此之類國家置之度外而
不問乎是小人成長田間者之所不得知也若夫先
聖文宣王之號則延喜式有明文可無異論唯據江
次第注當時蓋用畫像乎後世大學廢今而明經之
家所奉復如何乎夫悉欲証之令條考之制度則以
主代像亦似出乎私議如此則終無所取正乎然則
奉主以徵昌平學之號者於時無不可者乎若或謂
是度外之事一任儒士之採擇則從式者可謂得正

而已乎唯其云就之義僕之所不能知所以請益於
執事也唯僕固陋最疎典故即是楚人之常教謹奉
愚見以希明教焉時早矣如焚為邦家自重不宜

六月十日

久保不太郎右衛門

清同治

頓首拜謹復

小宮山賢明府帳前

書落穗集後

右落穗集十一冊同僚增子子材所藏也子材居職
數年能練習國家之典故每遇疑事輒引證故事
以分別其是非人服其精當矣在廳常多閒則手寫
奇書以自娛焉其家舊藏落穗集三冊其先君子所
手抄而子材續書焉全本也蓋自

神祖真都江戸以來舊聞遺事傳在口碑者採振焉
書猶田間拾遺穗也今人多足以為徵者則友山翁著
書之意可嘉尚也頃日借閱一過子材請題一語即
託以還之子材名淑茂俗稱章八郎實故彰考館總

裁滄洲先生之嫡孫也

文化八年二月廿七日

小宮山昌秀識

書無刊錄後

大原雲卿嘗語蘆德林俗稱幸七仙臺民家之子也

初其父野行聞山蹊之間有讀書呬唔之聲竊往窺

之見異人坐石上讀孫子即恭敬請屈其家教兒異

人許之德林時年甫數歲教以大學章句日授一二

句念書數百遍凡數十日而終業異人令德林覆書

寫之德林即書一篇不誤隻字異人喜曰善業自進

我自是訣矣終去不知所往也德林篤學學之不懈

一日仙臺有社會歌舞團樂兒女往觀之其父亦携

德林赴之德林不敢觀之直過書肆閱書動止異於

羣兒時仙臺侯侍醫某在座見而異之告侯曰召見

之愛具聰穎命為文學授祿二百石及長學博行修
族命教士太夫德林集子弟讀論語會有貴戚之卿
來會倨傲而無禮德林曰僕講業傳先聖之意非欲
謠舞曲之比今無禮如此僕何為說書貴卿怒去以
告族責輕慢大臣禁錮德林數年矣德林愛憤著
書命曰無刑錄具哀戒世之不學濫刑之徒也云
雲卿名翼在仙臺人具說蓋有所受也頃日同僚增
子子材手寫無刑錄十八冊予借閱偶憶雲卿之話
因錄卷尾還之

文化八年辛未夏六月

水戶小宮山昌秀識

書東雅後

古白石先生東雅二十冊以友部好正不寫之先生膏
雁災寓居海上數月傍無一書長夏無事竟有所會隨
手集錄遂成是書云矢代弘賢竊疑是書引證廣博非
暗記所能也試就其所引翻之書比較之具文悉有小
異暗記所錄者甚著矣於是始信先生非常之人而具
暗記誦出尋常高也即為立原先生話之是日一校
了偶憶其語故記

文化十年夏七月三日

水戶小宮山昌秀識

各語彙譯序

我^{漢土在海外}那^於漢東西萬里雖具^{距此}地寫遠美要諸地球圖不

過在亞細亞洲一線之中耳然山海隔絕地異域殊

則其言語風俗亦不能無^同不異者然人^{稟氣懷靈理}由耳目口

鼻無^或異者則母^心良宣妙必測^心復同矣故民

彝物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通既存^於荒鴻章昧之

世而神聖之教斯民者彼我不期而同焉^{於是}如讀彼

聖賢之書者從其理之所在而推究之則無有不貫

通融解者也^特如彼後^世律令之書則錄以俚言方

語欲從彼俗之易讀易解者也是^以非聖經賢傳義

理正確可推知者之比則彼以為平坦易^者此即

為艱澁難讀，譬諸鳥言鵲語，不能辨者，人非公治長。
誰能明之？然不能讀，其書則彼歷代之所以建國成
治者，不可得而詳焉。故以其俗語難通，不可忽焉。頃
日吾友周野子言：為其屬吏習讀律令者，著一書名
曰《俗語彙譯》，自彼刑律法令至稗官小說之書，蒐羅
無遺，搜索必完，彙纂分類，凡若干卷。如解其義，參互
錯綜，詳且盡矣。是以其初所難讀者，今則平坦易，
猶發家振落也。噫！子言誠心奉公，其志為之情，抑是
書足視其端。予得寓目，其書子言請題一語於卷
首。破書文化十年秋九月，楓軒小宮山昌秀序。

端亭漫成

水戶城西結茅茨，容膝堪投老生涯。五畝
小園種蔬菜，青奴團丁務耘耔。數間畦隴
餘地少，更無設假山鑿池。誰言小園有何
樂？箇中聊足樂。四時官身不羨遠，探勝強
求樂事却惹悲。日，常休半日暇，退廳清
閑養殘衰。梅發幽鶯供鼓吹，苔深古砌送
涼颼。楓樹留昏還對月，雨聲為雪好勸危。
天公造化慙慙意，於箇園中亦無遺。剝遇
舊朋騷客惠，忽有妙句入新詞。投來弊廬
光輝滿瑣，小景猶益奇。眼前風物迭經
過，心賞似忘歲華移。我齡半百雖難較，三

樂相同榮啓期莫說男子四方志區區名
利又何為從來天與一寒士知足元是不
易知但厭多事甘高卧食有藜藿囊有詩
茅廬小園樂足矣長伴鷓鴣安一枝

小園八咏

幸園早梅 射圃流鶯 古砌青苔
北簷涼風 東郭松月 小祠丹楓
竹簟寒雨 石徑夜雪

西澤散人大江廣安

書端亭八勝詩後

西澤兩宮君具先以雄武祿于 不藩君受奕世之
資仕而至要職又以具講究兵法兼掌軍賦之事具
所任者可謂重矣故君在職能竭其力不教少怠焉
自謂凡在官者不能遂探山水之勝放目千里之外
天公造化之妙何處無之退廳半日之間逍遙園中
聊足悅耳目也終構一室名曰端亭園中小景凡八
梅鶯松楓風月雨雪四時交為政請詩賦於知友展
翫吟咏以爲樂矣昔者老圃安積先生有碧於亭七
覽之勝著於賦詠聞於四方君之園與具地不遠也

豈欲絀其踵乎嗚呼和氣之播品物雖一草一木之
微無不得其所有者則何跋涉山川歷覽勝區而為知
其妙哉莫春暇成冠章六七人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與點也其意志之所寓可知也君使予題於其詩
卷初君與予同職故予屢辱其眷顧也詎不得辭即
書其後

文化十一年庚戌春三月

楓軒小宮山昌秀識

書金石三例後

翠軒先生致仕其子東軒被擢用侍

君側舉家移江戶三年于茲先生歸鄉整理其家藏
書以半携至江戶以金石三例十冊贈予曰此書庫
中重複者予宜藏之予拜惠披覽之則金石諸例瞭
然備其實有用之書也蓋先生嘗以其先人碑銘託
大夫山野邊君時以此書欲呈君故寫一通藏之者
也然則先生孝志之所寓況其書先生手寫者居年
矣何不鄭重乎故聊記其由

文化十一年甲戌九月十九日水戶小宮山昌秀識

中秋會楚之園語翠軒先生 分得侵

秋風白露兩被襟千載舊盟今欲尋良夜陰晴不須問月光況又十分深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之六十五

書觀瀾集後

三宅解明字用晦號觀瀾京師人也義公聞其能
文召為史館編修用晦首議源賴朝以來大將軍握
兵權天下之政出自幕府國體一變如唐有藩鎮也
宜創立將軍傳如其家族家臣以類從之公可其
說予常在史館脩選之末列聞其建議如此其偉之
後得中興鑑言讀之益服其議論之正確既而聞人
話用晦嘗學淺安正據送魚往文序有同游佐藤氏之語師佐藤直方也非學
也安正也常愛其才初用晦年少不羈好擊鼓及見
安正幡然改操篤志嚮學一日故態又發遂效棲安
正責絕之或曰用晦仕水戶為史安正其在水戶僅以為仕非為道也責絕之

與一僕居焉後幕府徵用晦為文學也水戶人謂用
晦豫知之故如客居旅次也人或以是薄之予疑用
晦何有此事恐傳者之訛也近有儀部村祠官田邊
造酒介政有者得觀瀾文集五冊予即借其本寫之
歲諸地方學舍翠軒立原先生在江戶與予書曰用
晦子孫仕幕府今見在甲府城瀧川長門守相雍就
其家而借觀瀾集予得傳借之以校正延方本予喜
以其本寄先生先生手自比校正誤刊謬又得義貞
傳以下一冊補寫還之予欣然如得拱壁乃燈下披
讀之至送魚往又序曰潛心於王文正之書疑其學

書

之未醇於朱文又讀登用再隔歲祿無所加之語知
其志切進取也其為安正所絕焉水戶人所薄者其
或有之雖然用晦博學能文一焉義公所採用再
焉文昭公所拔擢非有非常之器則焉能如此鳴
呼用晦亦人傑或在昔東坡所以論范滂父者予亦
焉用晦言之

文化十一年甲戌九月

楓軒小宮山昌秀識

世任武田氏

10

五十石禮稍衰矣有士犯罪者命拘君之家君辭曰
初約予父子以師賓之禮而命拘因是步卒隊長之
任也僕不能為遂致仕而公疾怒錮其仕籍君即居
都下自號東江散人而其家屬罹災居貧無儋石之
儲人或曰子何得罪丹羽侯所以錮子者欲其復來
也且為子孫思之君哂曰我寧死溝壑不敢受汚名
也賦詩曰物我相忘雙眼青洞然心地脫開局雪花
風月三杯酒六十年來猶未醒遂自號未醒翁與廣
澤細井慎蛻岩梁田邦美之輩詩酒相友不復問世
故也前橋侯酒井忠舉高其義待以客禮授月餼三

十一
口養之遂以是終其身卒年六十四歲享保十五
年庚戌七月十二日也葬于江戸高繩保安寺中君
有三子長桂軒諱昌嶠稱次郎衛門以能文被召仕
水戶次昌賢稱甚十郎次昌興稱忠次郎並以處士
終祖考家于水戶以君之髮毛少許埋坂戸原為展
拜之所此即是也恐久而失其地故建石勒銘銘曰
以正立以義成義不苟枉不恆窮何憚志不苟屈通
於是貴

文化十三年丙子三月 不肖曾孫昌秀撰文建

常陸新治郡高濱村人今泉古兵衛就醫本間玄琢
贈予管子一部曰僕少壯從學淡洲戶崎先生故藏
此書而終無所施事業者嘗聞君之用意於治民欲
進之有年焉無由達其意僕年七十餘歲桑榆景逼
冀呈之左右予不敢聞施事業之言頗為之汗焉對
曰予不敢當其意況於古兵衛未有一面之識何為
受其贈而其意懇且切不忍拒之予姑受而讀之讀
了後備楓廬之藏使後之居是職者更讀之不亦可
乎玄琢喜報之於古兵衛也於戲予之所管六十村

一彈丸之地耳然古兵衛使管敬仲所以相齊者行之備割雞用牛刀也然夫子以其言為戲則是書之用捨亦或在其人乎予不敢不教能之後之居是職者有能讀而用之者庶幾不負古兵衛之意也
施事錄
文化十三年冬十二月 水戶 小宮山昌秀識

采菊小宅翁諱忠字子告好學

善詩又妙篆刻與老圃先生及

予祖桂軒友善其詩唱和詩什

今多存矣荆妻稻垣氏即翁之

外曾孫女也以故予嘗集其遺文

名曰小宅氏存翁稿故如其手書

則予因熟之此頃逢原岡野君得

翁可手寫源氏物語抄一冊永字
識於卷末蓋欲證其手筆無疑也
嗚呼君之好古篤學具所得圖
書墨蹟手自裱裝愛護今既列
架壘密而逢原書畫之癖聞于
四方焉此書幸入君之手也若死
者而有知翁亦忻然于地下矣

文化丁丑春三月 小見山昌秀識

前可于寫源先物諸抄一冊永
 歲於卷末其後諸具手筆無疑也
 嗚呼君之好古為學具一書得周
 書是讀于自旅裝愛護存既列
 宗廟宮中遂原言其之得則于
 山...
 文公命許之命曰督醫館於此

督醫館碑銘并序

常陸茨城郡小川城園部東泰始築之其後世屬小
 田氏及天正中有園部宮内太輔子助太郎為佐竹
 氏所滅慶長中戶澤石京亮改威封焉及政盛移封
 于繩城廢焉即以具地增加吾
 威公封域之中公即就其地構別館為游息之地
 後置運漕司事和申予奉治民之命兼掌運漕事移
 其局於上戸村小川醫本間玄琢等請以具舊館為
 醫書講習之所也予喜其舉上具事
 文公命許之命曰督醫館於是醫人集會肄其業者

日益進皆感公之賜請予記其事即係以銘曰
維民之生所好快樂維病之發所仰鍼藥行遠者
假於車濟江者因於航非假藉誰濟天橫河也
生死所係寔爾慎茲戒之戒慎真如何在此以治
文化十九年戊寅春二月水戶小宮山昌秀撰文

細川三齋

三齋好茶故得茶器有名物多貯之寬永中在江戶
時權臣堀田加賀守正盛謂人曰我欲詣三齋觀名
器其人告之三齋諾正盛即至寒溫畢三齋出家藏
武器舊物數十種陳之正盛素望在茶器不院去人
問曰賀州嗜茶翁所知也蓋陳茶器三齋曰武將相
會請觀器物豈有陳他物之理哉閑齋筆記

秀按雍州府志曰細川越中守忠興老剃髮號松
向庵三齋宗立暇日好喫茶茶亭有所愛石燈臺
曰死後以是為塔即從在大德寺高桐院

本多政勝

本多內記政勝教遊吉野川網年魚所獲皆領士民左右怪問之內記曰以充庖厨食之則彌魚為產者失其利也是言足取焉開隆筆記

秀按系圖本多忠勝生忠政忠朝忠政生政朝忠朝生政勝寬永十六年政朝卒遺言以政勝為後

大將軍命政勝自播磨姫路徙封大和郡山食十

五萬石

豐臣秀吉使番有溝口外記者食祿五千石一日與

柳原式部太輔康政等會外記即席不讓其色甚驕

康政食祿十萬石其席在最後禮而敬之外記稱病

在衆座猶著綿帽子康政惡其無禮言同座者曰公

等皆浴殿下之恩就中優渥莫如溝口殿者皆曰實

如子之言而特以溝口為優者何也康政曰余即

家日之家臣也雖然如溝口殿者余猶臣畜之若論

其戰功溝口殿不如余隻手也然今上席不讓傍如

無人者豈非藉主威特優者耶一座皆不能答之武

將感狀記

板倉勝重

板倉伊賀守勝重三河碧海郡中島人也勝重生而
忠孝慈仁其智過人以聽訴則直而直誠以事君則
功而不諂以交友則信而無實以修身則禮而且正
以臨下則惠而清故民庶悅樂京畿置枕於泰山之安
民祝其壽長焉至其子重宗益淳直威權殊重或問
津田幸庵曰世稱伊賀守聽訴裁判無私何以言之
答曰訴不利而意服無敢怨言者其他可知也太閤
記

秀按雍州府志曰慈光院塔在鷹峯為板倉勝重
所建也寬永中勝重奉台命令本阿弥光悅者麟

田疇為村落置驛民便之勝重卒立塔祀之至今
不絕焉

板倉重宗

周防守重宗為所司代內子戶田氏使其幼女言事
重宗乃合其兩手指緊繫之曰女犯法有解縛者
斬焉舉家股栗無敢解之者女畏苦之有僕泣曰吾
年老矣曷忍死乃解之重宗不聽婦言如此後與金
賞其僕也開陽筆記

板倉重矩

內膳止重矩者重宗弟也江戸獄吏將營繕狂行請

